

竹取拾遗物语——五·代为问答者

2026-03-12 · 竹取拾遗物语 · 故事, 东方, 月都, 蓬莱山辉夜

五 問答しに來る身代

辉夜姬来于地上次年五月廿九。是日大雨倾盆，漫天如隐帷幕之中。

久旱逢霖平怒后，信浓独覆水帘中。
空山涤荡肌摩净，遥念幽篁岁稔丰？

依旧辰时而作，如今时节，辰时已然白昼。三刻冒雨至山中襖袂以后，已初用罢膳，师匠当旁人面进言：“姬君且稍待，今日暂缓去山中修行何如？”虽不明所以，然师匠出言，自当有由，因而稍待。回到从舍，琴音取蒲团与我坐下，师匠竟取竹帘屏风，围于四周。如此郑重，我心领神会，从袖中抽扇，“破”而开扇，半遮朱唇——月使来前，与竹取翁媪同住时，早已有人教导礼数。

果真师匠善断，已正前后有人来访。从者脱其蓑笠，乃见立乌帽子。乌帽子下鬓角微湿，隔御帘不甚真切。一身绛紫狩衣指贯，下摆略沾雨痕，而佩刀无成团水珠，只见刀鞘稍亮，想来是方才擦净。白色足袋此时已泥泞变色，污渍斑斑。

“见过照世皇女。”手一挥，即要从者出敕命文书。我轻举右手：“不必。朝廷使者远道来此，舟车劳顿，适逢时雨，可服过药再说。”师匠已将辰时熬制之药汤呈上。

服罢药，衣料窸窣声，想是整襟危坐。我重敛姿态，问道：“请教使者是何方公卿？”

少顷，嗓音沉稳，透入竹帘。“左大臣高市皇子，奉敕来访。”话音一顿。我只端了扇子，以待后话。使者似有惊奇，然只片刻已敛容：“照世殿息神怒一事，已由币使禀报圣上。臣此来——”

使者微颌首：“实乃求教。”

我莞尔：“求教一事实难当。有何垂询必当尽心力对之。”

听闻使者再微颌首，乌帽子低垂片刻。“照世殿隐居山林通晓神事，而京城有所不知。敢问照世殿师承何处，所修何道？”

“师承何处？”我轻哂，指尖摩挲袖口，思虑如何应答。“大人言辞颇见犀利。定风之事，一时兴起耳，实在贻笑大方。若言及教导之人，刚才引大人入内者，醍醐药师是也。”说到此处，唇角不觉微扬：“不才以为，通情达意乃人立身之本，不才所修者入世之道耳。”

使者面色眼见凝重少许：“入世之道……虽然难解，却与寻常巫祝确有不同。”

于是使者少侧首，复又出言：“天照大御神命之事，殿下或有耳闻？”

我回想师匠昨夜所言，笑：“伊势神宫以所缺斋宫，起式屡觉滞涩。”

使者挥袖，欲抽何物，又收手，复沉声问：“朝中通晓神道者不一而足，仪轨严整，祝词有文，仍不得如今何处。人心不诚乎？抑天照大御神命得不垂怜世人乎？设若照世殿身居此位，如何使神意通？”

我微弯腰身行礼，对：“所谓‘人心不诚’，不在仪轨祝词。只因人神共性，共寻知己。有人能知神意，方能通神。不然只觉仪轨滞涩而不知与神所言何物，岂非舍本逐末？问神垂怜之事，实乃责神。适才所言，神得无爱世人之事，世间万物已是佐证。有此世间万物，足见天照大御神命之爱世间，世人自在世间矣。”

我唤来琴音燃香，琴音燃香后垂眼告退。于是膝行两步上前少许：“天照大御神命之心，盖苇原中国无人能与齿，无人能与言，焦灼异常。天照大御神命命天孙治苇原中国，此时却不通人意，岂非疑如今世人孰拥天孙而立乎？”

近看自知，使者额角已见冷汗一二。如此看来，天皇所忧自明。于是我叹息。“如何使神意通，盖——言子女一一饿毙之苦，言世人爱天照命之切，言久未能通神之惶恐。神意本非人所能全解，只以告心中所想，足矣。”

追忆之中，时方年幼，月读命抱持怀中，远立天安河原。天地暗闇如万古长夜。余下缘由，无可得忆。后日曾问月读命，何以隐天岩户。月读命沉吟良久，只出一言。“神一如人，为他者所伤则不意见人。”“何以复出？”

月读命未有复答。

天照于我，虽无曾相会，却一如神交。于月都时，广寒之中，俱寂万籁。唯桂婆娑，可透户牖以见。年幼不解，只知每月朔日，天照之光达于月都者尽失，满城静默。而月读命登高，远望绀珠。天照之辉，切身可感。

有《洞仙歌》：

婆娑桂影，半遮窗前绀。戏燎香炉坐看熅。檻中华、闭锁于净都央，人难寐，相对阁亭宵暗。

日月何途断，宇宙遥遥，星汉之间望相憾。欲漫步荒芜、静海银钩，凭山海、向天窥探。只知晓、地上本无常，却不可，重归秽污亲瞰。

于幻境之中闻使者语。

“照世殿所言，当稟报天皇。臣告退。”

我扶扇浅笑。“七日之后，我等将返幽篁矣。”